

內幕新聞

叢刊第三輯

徐蚌會戰的展開

曾烈家

不脛而走和平謠言

金霖

上海國際化之謎

石秀

翁文灝五次遞辭呈

林繼謨

烽火邊緣的青島

袁逸波

華北會撤退嗎？

曾烈家

上海的白色恐怖

康健

中原國軍的戰略部署

白丁

張君勳溯江之行

仲慶

胡適被北大學生控告

江新

北平日報文字肇禍

盛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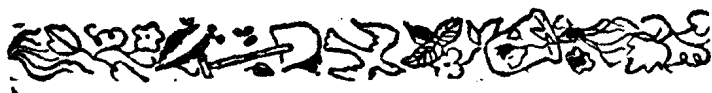
小老虎出獄了

記者

民盟開除張申府

向剛

新潮出版社發行



內幕新聞叢刊第三輯目錄

徐蚌會戰的展開·····	會烈家(一)
不脛而走和平謠言·····	金霖(五)
上海國際化之謎·····	石秀(八)
翁內閣五次遞辭呈·····	林繼謨(一〇)
華北會撤退嗎?·····	會烈家(一四)
上海的白色恐怖·····	康健(一六)
中原國軍的戰略部署·····	白丁(一九)
小老虎出獄了·····	記者(二一)
賑濟勸潮江之行·····	仲慶(二二)
吃光伙食團與活命座談會·····	文夫(二三)
胡適被北大學生控告·····	江新(二四)
資金南流·····	蕭光東(二五)
北平日報文字幕禍·····	盛重(二六)
民墮用除張申府·····	向剛(二八)

內幕新聞叢刊第三輯

民國卅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出版

編輯者：新潮出版社
兼發行者：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二一五八號

經售處：

聯合編譯社發行所

五洲書報社

聯合書報社

上海聯合書報雜誌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上海雜誌公司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定價每冊 金圓二元

預約先交金圓十元，出版後

按期寄上照定價八折優待。

徐蚌會戰的展開

曹烈家

四圍徐州中斷蚌埠江南當緊

東堵榆關西固内蒙華北事急

東北國軍安全轉移的官報在這一週間公告，蘇皖（包括京滬）美僑考慮撤退的勸告在這一週間發表；華中剿總白崇禧剛剛返防，華北剿總傅作義將軍又正在這一週間奉召晉京，一個高級的，決策的會議也同正在這一週間舉行。一切消息都顯示了局勢的空前的嚴重，甚至一向都以勝利來鼓舞人心的軍方和平日報，在十一月七日的縱橫上也不韓言「假如共產黨來了怎麼辦」，而要求人民以蘇北魯豫的流亡難民作為殷鑑。

官報上對於東北國軍的安全轉移這樣說：「軍息，東北國軍經過兩週間以來之激戰，現已按照預定計劃安全轉移，由遼西及瀋陽外國南下之各部，均完成集中運輸之部署，自三日拂曉起在營口於我海軍接運下僅兩晝夜之時間內，即將全部十萬噸以上之船舶艦艇，完成陸海聯合之敏捷行動，此遠征三載之國防健兒，安全移轉於營口撤退時的情形，海總當局，還有消息發表說：「此次經營口轉進之遼西瀋陽國軍，在我海軍船隻支援下，已完成一堅苦壯觀之敵前撤退偉績。按自遼河口入口燈樁進入營口市區水道，全程約十六哩餘，河身為一灣曲狹淺之水道，最狹處僅四分之一哩寬，最淺處水僅深達十五英尺左右，平日航行已至感不易，加以航行標誌全經破壞，匪軍又於水道設置各種障礙多處，僅第八號標竿處即沉船達三艘以上，經我海軍晝夜工作，始於廿六日順利打通，廿九日我海軍開始協助南下國軍集中，以猛烈火力壓制遼海兩岸匪軍，至本月一日，我全部大軍集中完畢後，即於當日正午開始登輪，至四日我陸上國軍已全部安全撤退完畢」（中央社南京五日電）。一家報紙的標題說「營口撤退」是「艱苦壯觀」。

東北，還命運，支撐了三年，最後不得不依然是這樣的被決定了，如果說東北不應該撤退，那麼我們對這片黑水白山，應該有無限牽念、如果說東北早應該撤退了，那麼我們對此「國防健兒」的還要「遠征三載」（

均用中央社前電」當更有無盡的歉疚！雖然蔣總統對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者斯替魯（A. Steeple）所謂「國軍目前暫時失利基本原因如何」的答覆說：「政府歷來軍事之方針無論抗戰剿匪，皆以保持國家領土主權，及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為惟一目的，故一城一地均不輕於放棄。中國抗戰八年，以收復東北為職志，抗戰結束以後，國軍冒險犯難，接收東北，其重要地區，尤不能棄守。而中國軍隊之傳統思想，與責任觀念，皆以與土地共存亡為軍人唯一之職務，而以離城棄守，為軍人之恥辱。」可是，總統接着仍不諱言，「因此，三年以來，國軍處處設防，備多力分，形成處處薄弱之虞，共匪乘此虛點，乃以「以大吃小」之戰法，集中其全力攻我薄弱之一點，於是累被其各個擊破。此所以逐漸造成今日嚴重之局勢」（中央社北平卅一日電）。

我們不知道東北之戰的最後情形究竟是怎樣，不過，我們可能了解國軍之最後決定撤離瀋陽結束東北是抱了最大的決心的，和最深的苦心的，在國軍重入營口的當初，不少人曾經估計過從營口撤退或者是從營口增援的兩個前途，雖然我們也曾根據利弊形勢推論撤守為上，可是我們依然認為東北之戰決定尚在遼西局勢的明朗，除非真正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統帥部方面是絕不會下達撤守命令的。果然，據外電的報導，直到錦西——葫蘆島之間灘頭陣地的國軍已無立足之地的頃刻，也就是蔣總統這回從北方飛回南京之前的不久才頒發瀋陽最後撤退的命令。東北剿總衛立煌將軍本人是很願意遵行命令全軍撤出的，可是當他立即召開高級軍事會議的時候，一些負責的長官們都沒有能來出席了。於是衛和趙家驤、王鉄漢、董之琦等有數的幾位最高首長在十月卅日飛離，卅一日整天繼續着雙方的和平談判和國方查遺辦公人員（以上見申報瀋陽卅一日電），據未撤退的外國領事報告，十一月一日的下午共軍即完全佔領瀋陽，整個東北戰事已經停止（美聯社南京二日電）。不過「二日官方消息仍報告在瀋陽城內作戰」（路透社南京二日電），「軍息，撫順本溪等地國軍仍與匪激戰中」（中央社南京二日電）。記者無意追究以上電訊何者更較確鑿，前引海總所稱東北撤退的國軍至本月一日「全部集中完畢」，戰事既然還有在進行，全軍內撤顯然是勢所不能了。全軍撤退在戰略上看來，是國軍所最必要的，有卓見的觀察家們之所以力主退出東北所費亦即在此：用東北的力量去爭回華北，可見「共軍在瀋陽只留下少數兵力，正向東南攻擊營口和葫蘆島」（合衆社南京一日電），完全是阻止內援的企圖。美聯社舊金山二日電：「共軍一日廣播，營口退路截斷」。法新社南京三日電：「政府軍軍當局今天宣佈，國軍已完成營口撤退，錦胡走廊國軍正向山海關突圍。」可是：「撤退的人數不悉」（路透社上海三日電）。「一政府官員說：因為運輸關係，兩處國軍和價值頗鉅的美式配備恐將落入共軍手軍」（合衆社南京一日電）。於是「國軍原來計劃是以東北四十萬兵力援助華北」的「這個計劃現在已失敗」了（合衆社南京二日電）。

我們在上輯里就已說明了華北劉總的傅宜生將軍今天的擔子，據外國電訊說：「未來的華北大戰，將由國共兩軍最優秀的將領——傅作義與林彪一較高下，雙方可以出動多少軍隊，尙無法確悉，但粗略估計一下，傅作義大概有十五萬到廿萬人，分布於北平到歸綏之綫，林彪則可以至少卅萬人，進擊戰場上各據點」（合衆社上海三日電）。可是這位記者還沒把原在華北的聶榮臻所部計算在林彪的力量以內，聶原是林的副手，（抗戰時八路軍受編，林爲二一五師師長，聶是副師長兼政委。）國共關係急變之後，林去東北，從關外打到關內，聶在五台，從山西發展到河北。如今這一對搭檔又將在北平保這一個狹窄的三角洲上併肩了。聶的主力，此刻正深入察綏，並攻取了包頭之後，配合着共軍對太原的攻勢，緊圍住歸綏，甚至更有渡河而西的形勢，綏包是傅宜生將軍的腳，太原雄峙華北，號稱華北屋脊，綏軍又系出晉軍，可說是傅宜生將軍的頭，如今是腳已深陷泥沼，而頭亦危急萬分，假如林彪一日進關，北平——這華北的慧眼雖不至立即失明，可是津（天津）沽（塘沽）那華北的脈絡卻大有斷血的憂慮。我們不祇一次的講過，北平是個政治意義高於戰略作用，而經濟負擔又更大於政治意義的都市，北平在華北的地位，只能說是獨具慧眼的一只慧眼，掌握北平雖有光彩，可是在戎馬倥傯的今日，卻派不了什麼用場；而自天津去塘沽出海，正是一條（也是唯一的一條）補給綫之所在，華北劉總已經命令拆毀了的北平路關內段暫緩修復，這就是避免共軍利用鐵路直下津沽而截斷了這條華北唯一的海上補給系統，以致脈絡斷血。太原最危急的時候，我們也曾看到傅將軍的急兵馳援，不過我們也曾說過攻太原之圍宜北而大同，而不宜西出娘子，因爲循平漢北段轉正太而西，是一條事倍功半的路，共軍假如奇兵後襲，立刻便有被截斷的可能（見上輯本刊）。果然，在傅部援晉兵團正以破竹之勢南攻石門的時候，「匪」的第三縱隊和第四縱隊各部主力，已由察南，被我誘致到冀中，易縣，滿城來了。」（中央社南京四日國防部政工局發表一週戰局）。「共軍重入望都及清風店，共軍已將由保定南下的傅作義部切斷」（合衆社上海三日電）。於是乎「冀局變化莫測，南進援晉兵團主動帶寂，今日一部北返保定，進軍任務似已達成」（申報保定二日電）。太原之急可救不可救？歸綏之圍可解不可解？津沽之戰前途又將如何呢，傅作義來了一次南方，劉總的權力空前的提高了（中央法令與劉總法令相抵觸者依劉總法），北方七省市參議會請求把東北原有國方的番號給發給歸華北勳總建立地方自衛力量了，放棄長江以北諸風已經一掃而空，傅將軍是先堵住東面的榆關呢，還是先鞏固起西邊的內蒙？然而熱河的承德市郊在接觸了。林彪、聶榮臻對華北的壓迫是聯合一致的，傅作義在軍、政、黨、經、全權集中以後將以怎樣全盤的佈署去抗拒林聶的壓迫呢？

現在我們再來放眼一看華北以南，江淮河漢之間的杞憂是更加顯著了。

共軍之拿下東北是爲了鞏固華北，共軍之鞏固華北則是爲了江淮河漢進而窺鼎江南。傅作義既然挑起了重擔，管轄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統帥十個綏區的華中劉總白崇禧將軍也將步武後轍了。

國軍連到原已被佔的洛陽，在隴海綫上一氣放棄了鄭州開封三大名城，把軍力集結在蘭封到許昌的一線，繼而又縮短到商邱到蚌埠以避免土共金紹山魏鳳樓部在內線夾擊，而保衛三省津梁京畿衝要的徐州，其勇氣和決心都是對的。佔領濟南以後的陳毅在一度消化佔署以後，一、四、六各縱隊先後分由邱縣滕縣西竄城武以北大田集，南曹集，另部於五日晚南窺臨城，刻各該地區，均發生戰鬪」（申報徐州六日電）。又「魯南匪張光中部十七、十九團，四日由長城東竄，渡沂河向馬頭（郟城西）進犯，正激戰中，又匪計新八縱隊萬餘人，四日經臨沂李家莊竄郟城北神山麻山一帶」（五日電），戰爭雖然正在開始，然而東西兩路的鉗形攻勢，企圖四圍徐州的形勢已很顯然。東路方面看形勢的發展，郟沂得手以後，可能潛過微山湖一帶沼澤地區滲入運河一線，而西路方面最積極的企圖，自然以越過隴海路爲第一，商邱失守（二日）以後，作爲拱衛徐屬的第一線，便祇剩下了蚌埠露骨地突立在外面。濟南鄭汴易手以後，丁字形的徐州向北向西的關係都已告絕，唯一的支持是對南，可是假如蚌埠一旦告警，津浦南段所僅餘的徐（徐州）浦（浦口）段中斷，那麼，這雄峙三邊的占彭城（徐州）便也隨將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因此，共軍的進攻指標，也有一個可能便是先攻蚌埠，再逼徐州，劉伯誠陳賡的所部正在逐漸向平漢鐵路進東推進，這可能即是企圖與陳毅的南下部隊在蚌埠外圍匯合，前言華中撤僑的勸告繼英美使領勸令華北僑民撤退才沒有幾天。在這撤僑勸告當中說：「由華北軍事情形之開展而觀，戰事可能繼續向南蔓延，致上海對外之交通，亦可能中斷，同時多令轉瞬即屆，糧食及燃料供應日形枯竭，留居上海及其附近之人士，可能遭受各種困難。職是之故，茲特建議，閣下如無居留境內之迫切需要，應在正常交通工具仍屬具備之時，考慮撤退」。顯然，江南當緊，京滬也已深受驚震了。

政府將以什麼方法來固守徐州藉免江南的兵燹呢？鄭州開封，甚至烟台的自動撤退，可能都是爲了集中力量保衛徐州的，政府將用什麼力量來支援傅作義力撐華北的危急呢？這裏還有一張蔣總統多年沒有用過的王牌，——坐鎮蘭州的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我們可以這樣推論，張治中將軍此番的應召晉京，軍事作用是高於政治作用的。傅作義的進退，不可能是東邊的海道，也不可能是南向陸上的中原，而應當取決命運於塞上的察綏之戰。聶榮臻要過河了，那邊正等着的是剛在南京與傅作義會議完成後的張治中。平原烽火將要燃燒起塞上風雲了。然而，我們的這一切估計論斷都是軍事的，可是今天的戰場形勢已非單一軍事所能決定，戰局的發展時常超越到軍事常規之外。美方已經公開宣佈戰事如果蔓延到上海的便將出兵了。

不脛而走和平謠言

金霖

每一次戰爭劇變以後，和平的謠言便跟着而來，開封會戰後，京滬各地曾一度傳說到李宗仁張羣曾在北平與周恩來秘密談判，蔣大總統出國，由李副總統執政，周恩來担任行政院長，何應欽林彪統率軍隊之類，後來已證實為謠言。這一次濟南易手後，這一類的謠言又出現了。

不過，這一次謠言的來源，和上一次稍為不同，上次是由於美國紐約先鋒論壇報及費城記事報的一篇社論，這一次却是由於時局已經到了最嚴重的階段，政府無論在軍事經濟外交政治方面，都感到非常苦悶，謠言遂由此而來。

在軍事方面，自遼西會戰以後，政府已改變了新戰略，先後放棄錦西、長春、瀋陽、濟南、開封、鄭州各地，不但華北重鎮的平、津，保等地情勢危急，就是京畿堡壘的徐州也成為最前線，英美報紙一致認為瀋陽的撤退是戰爭的轉捩點，現在局勢已相當嚴重，南京也已受到威脅，軍事專家的估計共軍將於兩個星期內發動主力戰，進攻徐州南京走廊，所以美國在宣布華北撤退之後，又緊接濟動告京滬蘇皖的僑民撤退，情勢的緊急，可想而知。

在經濟方面，本來我國經濟已走上崩潰之路，政

府當局為挽救財政經濟危機，方實行貨幣改革，同時採取限價政策，不幸因為戰費支出浩大，金圓券在一個月內增發了五倍，而且限價以後，物資調節不得其法，各地發生搶購風潮，政府迫不得已，宣布取消限價，於是物價如決堤的洪水，瘋狂上漲，在短短十天中，物價上漲十餘倍至二三十倍，甚至物價一日數變，比七月漲風時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又同樣是有價無市，尤其是民生必需品的食米、麵粉、食油、柴炭之類，異常缺乏，搶購風潮又起，商店又再入停業狀況，改來改去，毫無辦法。

在外交方面，本來政府對解決當前時局方針，是爭取美國援助，可是杜魯門馬歇爾對於中國局勢相當失望，一向給予中國的援助太少，有如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當此美國大選時期，政府會對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杜威寄以極大希望。立法院副院長陳立夫與杜威感情頗好，曾一度赴美訪問，希望杜威上台後能給予政府更大的援助，不幸還一次美國總統選舉出了冷門，仍由杜魯門連任，在外交方面也受到了挫折。因為上面還幾個原因，政府當局已經感到相當苦惱，負責「內而襄助戡亂外而爭取美援」的翁內閣，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總統請求辭職了。在政府內部，

也難免有人主張趕快談和的，於是和平謠言便開始傳播出來。

劉不同的新花樣

正在決定和戰的邊緣的時候，突然立法委員劉不同等領導了南京各大學教授五十餘人出來呼籲和平，這使和平運動表面化。劉不同一向是立法院的大砲，也是革新派的健將，上個星期天，南京各大學校教授聯誼會開會交換對於時局問題的意見，到會者有五十餘人，由劉不同起草致蔣總統及共黨領袖毛澤東兩函，呼籲和平，已有倪青原等五十餘人簽名，正在繼續徵求簽名中。

信件的内容，却已先行發表，大意說：自政治協商會議破裂以後，內戰已經打了三年，不但問題不能解決，即使再打三年也不見得有何結果。人民何辜，慘遭塗炭，再打下去勢必同歸於盡。有寄幻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然却不見得短期內能再發，而且再發之後，復徒然受害，於中國無利益可言，這種迷夢誠屬可笑。中國自己的事，祇有靠自己來解決，各黨政見縱使不同，然而何必一定要兵戎相見，拚個你死我活，為人民計，為國家計，故呼籲雙方迅即停戰，恢復政治協商。據說美國人對於革新派相當支持，所以這一次劉不同等主張和平運動，有些敏感的人，便認為是美國方面的意思，所以格外重視。

張治中到南京

張治中到南京，更使和平謠言有聲有色。因為大家都知道，張治中在政協會議時期是軍事調停三人小組委員之一，另外兩位即馬歇爾周思來，政協失敗全面破裂以後，張即返回西北，不過問關外和關內戰事，甚至各地主席行轅裁撤，改名為勦匪總司令部，但西北行轅却改稱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於是有人說張對國內戰爭採取中立，也有人指出張治中是政府現任軍事長官之一，怎樣能够中立，他所以能够採取這樣的態度，乃是政府保留作為將來恢復和談的一支牌，所以這一次張治中到南京，其引人注意，自在意料之中。

張治中到了南京之後，據說深居簡出，行動甚為秘密，曾於五日早晨晉謁蔣總統，並訪問張羣，翁文灝、六日以後接連好幾天在總統官邸開會，據消息靈通方面的人說，參加會議的有白崇禧，翁文灝、張羣、張治中、俞鴻鈞，王世杰等，內容極端秘密。又說在孫科家裏也有一次秘密會議，參加者也有翁文灝，張羣，張治中，邵力子等人，外間盛傳蔣總統將出國旅行，由李副總統主持國事，張羣，張治中，或邵力子將任行政院長，作為過渡時期的內閣。

其實這種種推測，雖然不無理由，在各大會議中，或者可能談論到和平，但更重要的恐怕是討論如何加強總體戰。一個大報這樣說：「張治中、傅作義、白崇禧等先後來京，連日均有重要集會。就目前種種跡象而論，整個政局將有重要進展。此間政界人士食

信此一進展動向可能爲「加嚴戰時體制」，以強化戰爭第一之軍略意義。」

政府的態度

接濟，南京中央日報也在七日發表一篇題有「還在夢想求和嗎」的社論，駁斥主張和平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出：「近來局部的軍事形勢不利，孤懸東北經年的國軍遭受挫折，一般人民神經爲之緊張。這本是何戰事過程中常有的現象。若干智識分子，尤其是其一小部分大學教授，比之一般市民還要不鎮定，手忙腳亂，他們起而有所表示，表示甚麼呢？唯一的法寶「呼籲和平」。在目前剿共戰事最緊要的關頭，「呼籲和平」就是倡導投降的別名。在今日共黨氣餒方張之時，希望共黨停止變亂，實現和平，豈非白晝作夢？」

到了本月八日，蔣總統也自己親自出面開誦了，他在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週中對他們訓話，大意說：「自東北軍事失利以來，共匪謠言攻勢的猛烈，已經達於極點，不但一般民衆受謠言的煽惑，感到恐慌，就是知識分子也不能認清國家真正的利害，而在心理上發生動搖，前幾天南京竟有少數知識分子公然發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張，這實在是自已喪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義者。」最後表示決心再作八年戰爭，決不妥協。

蔣總統發表訓詞，和平謠言澄清不少，但是京滬

各報還是有許多關心和平的消息登載出來，如立報會說宋慶齡已到南京，但沒有證實。又有一個報紙說：邵力子七日飛赴蘭州，據說他將在蘭州與中共接觸。益世報載稱，張治中正在南京努力進行和平工作。已謁見蔣總統兩次，並曾去拜訪過美蘇兩大使。

究竟政府是不是準備恢復和談呢？這當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問題，代表孔祥熙的時事新報在八日發表一篇社論，題爲和戰戰戰，其中不無見地，大意說：「實際上這一年多來，雖然戰爭激烈，但「和」的空氣，一直不絕如縷。司徒大使的留任至今，無異表示美國對中國的固有期望迄今未變；而羅申的使華，又表示了蘇聯對中國局勢的態度。這其間朝野還有一批人掛針引線，多少使這扇和平之門還留有一絲空隙，就從這空隙裏，經常總有一陣陣微弱的涼風吹透進來。當然，即令政府的政策今後有所轉變，也並不能就此表明正式行動就會馬上開始，這其間多少還有一段漫長的試探過程。惟有在戰爭中求取不敗，而後始可談到其他。我們認爲，今後政府政策的究竟怎樣轉變，當看張治中氏是否繼續留京以爲斷。如果張氏繼續留京，從事暗中活動，而由張羣或其他人員出而主持一短期之過渡內閣，則至少可以表明政府之有傾向和平之意向；否則，當局如正式宣佈廢棄中蘇盟約，組織亞洲反共集團，堅持作戰到底，則可以斷定從今以後，連這一絲「和平」的空隙也被堵塞了。」

秀石

海上國際之謎

杜魯門的援助，並不比杜威當選
總統更為消極。如果海上捷戰的爭
能派兵登陸，或將海上將領，渴
.....。「國際區」劃

最近，由於東北的陷落，華北形勢嚴重，徐州會戰爆發，長江流域的局勢已漸趨緊張，京滬的英美僑民，已經奉令準備隨時撤退。據悉，上海美總領已向京、滬、蘇、皖美僑勸告，凡無居留之理由者，即應考慮撤退。同時美陸軍權威人士對美聯社記者稱：「現仍留華的美軍眷屬八百名，不久亦將撤退；至美海陸軍人員亦準備隨時撤退」。至南京與浦口的美僑更接到警告，內容是：「因華北軍事之開展，戰事將向南方蔓延，其結果實可使上海之正常交通被截斷。且因冬季即臨，而糧煤均缺，凡留滬與其附近的美僑，將遭遇非常之困難。故提出勸告，除有必要居留之理由者外，均宜趁有交通工具之際，考慮撤退問題」。

美聯合軍事顧問團團長巴大維亦於五日宣布：「所有京滬區之美軍眷屬，一俟有船可用，即急速撤退。行將由京滬撤退之美國婦孺約有一千人，因該兩城不久或將為共軍進攻」。

那末，究竟美軍是否完全由中國撤退呢？

據美國西太平洋海軍司令柏吉爾五日在上海記者招待會上談稱：「如上海秩序發生擾亂，則美陸戰隊或有在滬登陸之可能，此純屬一種護僑手段」。他表示：美軍之來此，係支援美國國務部的主張，而非參加內戰。吾人之用意，係保護美僑，并為人道起見，將於緊急時期保護各國僑民。柏氏斷然否認謠傳美海軍準備退出青島之說，據謂：「在有裨於美國利益期內，美海軍決仍留於青島。吾人并非打中國之內戰，但吾國有甚多之僑民在此，需要保護」。

但是，南京有一位不願發表姓名的高級官員六日對美使館勸告僑民撤退京滬蘇皖等地區一事表示不滿，他說：「這是一種欠考慮的步驟，表示了一種不健全的安全感。以現在的環境來說，是完全不許可的」。他承認安徽、江蘇鄉村地區局勢不安，但他堅持南京、上海目前受到威脅并不足以要求撤退。他

說：「這樣做法有一件事是真實的，就是使已經動搖了的民心受到進一步的損害。美僑撤退區域的危險也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危險。美國應該想法正視這種危險，不應該一逃了事」。

在上海，已有了一種傳說，謂中國政府已與美國當局成立使「上海國際化」的協定，上海英文大晚報於七日發表一篇社論：「國際化之上海」，明確指出此係由於局勢惡化，此間不少中外人士的看法，接濟說：「不論美英或其他外國，都不會最初提出這個辦法，他們充其量不過設法做到護僑而已」。該報認為：「最好由一些中國方面的負責人士，個別或集團的，官方或私人的，在局勢危急時出來表示願意與外國合作，俾能在紊亂中保持上海傳統之天堂地位」。因為這樣始可避免侵犯主權之嫌。最後該報表示：「即或由中國方面來發動，外國當局是否願自處於特殊困難之地位，尚有問題」。還意思是說，美國當局是否願意干預上海區域

的安全，還是一個疑問。

在香港方面，一般中國人士對於上海成立國際區的消息，頗為懷疑。某著名自由主義報紙的記者稱：共黨決不承認此事，并提出質問：如此則美國海軍將有何事可做。此項計劃侵犯中國主權，較妥善的辦法，只有讓中國國民自己宣布上海為一不設防城市，而不受外國干涉。反政府方面人士，則表示外國干涉決不能承認。接近政府方面人士，雖歡迎此項保全上海的建議，然對中共是否承認國際區頗為懷疑，並表示深恐此一組織使上海恢復至以前租界狀態，中國人在市政上又將屈服於配角地位。

現在，我們要問：美國究竟願不願繼續援助國民政府呢？英國「經濟學者」週刊則說：「杜威當選為美國大總統的希望，常常被用來鼓舞日漸低落的南京士氣，因為他們相信杜威給中國政府支持將比杜魯門與馬歇爾所準備給的為多。杜威在競選運動中曾攻擊杜魯門對中國是「悲劇性的忽視」，並答允採

取更的有力的援華政策。魯內閣早已搖搖欲墜，杜威的失敗，使它最後的一線希望也失去了」。

其實，杜魯門連任總統，對於中國的援助，並不會比杜威當選更少。美國外交專家表示：杜魯門總統贊成有效協助中國而免於陷入共產黨之手。若干觀察家認為，以中國而論，美國之反共政策或將包括援助中國恢復土地完整，包括東北的恢復。

基於上述，美國為着推行其「馬歇爾計劃」，對於中國政府的援助，一定會加強，而不會減弱，尤其是東北落入共黨之手後，美國為着阻遏共產主義在東北的進展，當會用更有效的辦法來援助國民政府對抗共軍的南下。同時，如果上海捲入戰爭的漩渦，美國一方面為着護僑，一方面為着援助國民政府，也很可能派兵登陸，或將上海劃為「國際區」。這樣看來，中國的戰事很可能影響到國際形勢呢！

★
★
★



翁內閣五次遞辭呈

林繼瑛

翁文瀾上台之後，一般人替他算過命，至多到半年。

現在，由於幣制改革挫折，立法院虛聲又起，怨聲載道，

怎能夠不垮？……

自從十月初全國各地發生搶購風潮以後，物資缺乏，物價波動，情形相當嚴重，翁內閣爲了這一個問題大傷腦筋，覺得物價問題如果不想法解決，這行政院長的位子也無法安坐，所以飛到北平向總統請示辦法，並且還邀集北平各大學教授及經濟專家舉行座談會，大家認爲如堅持限價，則物資來源實成問題，如一部份物價取消限價，則全部物價均受影響，不如將生活必需品加以限價，其他物品則實行議價，而且由政府大量配售生活必需品，保證這些物品的限價不受影響，方能穩定幣制及物價，結果，由十七位大學教授發表了洋洋數千言的「爲民請命」文章，籲請政府開放限價，實行議價。於是翁文瀾將此建議書帶回南京，與張厲生、王雲五、俞鴻鈞、劉攻芸、蔣經國等人開會討論，翁氏主張放棄限價政策，但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則加以反對，其理由是，倘使放棄限價政策將何以對兌換金鈔的善良百姓，而且放棄限價政策，無異向商人屈服，而使大多數人民遭受痛苦，所以他堅持必須守住「八一九」防線。據說對方激辯甚爲激烈，蔣經國大有「損紗帽」之概。當時翁氏亦覺進退兩難，議價呢？還是繼續限價呢？但是由於財政的無法平衡，生產的減少，物資的缺乏，縱欲堅持限價，事實上已不可能，所以，翁文瀾終於排除衆議，起草了一個經濟緊急措施的補充辦法，派政院秘書長李惟果攜往北平，面呈總統請示，總統返京後，便加以批准，於是，經過行政院臨時會議的一番討論，而於十月三十一日公布了。

政府的放棄限價政策，無異宣告「八一九」防線的被突破，而且，也意味著幣制改革首次遭到挫折。翁文瀾是責任內閣，當然要負重要的責任，所以，立法院又掀起了強烈而有力的倒閣運動，無論大小會議，予限價政策嚴厲的抨擊，口口聲聲要翁文瀾、王雲五辭職。甚至決議組織九人會替政院代擬補救辦法，送政院實行，如政院不予實行，即依據憲法第五十七條，叫翁內閣辭職。爲了公教人員待遇，也提出許多辦法，預備送政院施行，如不施行，又要翁內閣辭職。此外，監察院也提出糾正案，糾正經濟措施不當，

輿論譁然，怨聲載道。翁內閣實已陷於四面楚歌中。

當初組閣的時候，總統本來囑意何應欽，但是何氏謙辭不就了，因為依照新憲法的規定，行政院係向立法院負責的，凡一切重要政策如立法院認為不同意時得准請政院加以變更，因此，行政院實際上一切受立法院的束縛，何氏知道當行政院院長的不易有所作為，終於不敢嘗試。於是，總統在幾經考慮之後，就選定翁文灝，他是地質學者，又是政學系的重要人物，以資源委員會起家，而且在國際上也有相當聲望，初時翁氏也表示不幹，但總統認為除了張羣之外，翁文灝是最適當的人物，所以不肯他擺脫這個責任，翁氏也只好勉強同意。

翁文灝上台之初，誠如胡適所說，大家都佩服他的「勇氣」，尤其對他理財的本領，一向都很稱讚，所以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他的閣員，却差不多可說是原班人物，換湯不換藥，不免使人失望，而且由於翁內閣在實際上並沒有什麼權力可以決定重要的政策，便有人說它是「聽話內閣」。一般人更替翁內閣算過了命，推測他頂多不到半年，就要下台。後來翁氏擬具經濟改革方案，實施幣制改革，總算開了一砲，而翁內閣才稍為穩固。

幣制改革之初，物價相當穩定，一般人民都相信政府已下決心來實行經濟改革了，於是中央銀行門口一字長蛇陣等兌金銀外幣，盛況空前。但是，對物資調節與供應毫無辦法，財政收支無法平衡，金圓券發了十六億（實際上恐怕不止此數），而政府要一意孤行，用政治力量來執行限價政策，實無異緣木求魚，於是，黑市金鈔高升，人民競購，商店拒售，人心惶惶，不可終日。由於軍事形勢的嚴重，更加深了經濟危機，至此，翁文灝也覺得這個首相，確實難做，無論如何，都應該及早引退，至少能明哲保身。政府宣布放棄限價政策以後，立法院的喧聲又起，翁文灝、王雲五成為「棄矢之的」，由於情勢的嚴重，再要戀棧也不可能，於是，翁文灝與王雲五竟不約而同地呈辭。翁氏並表示，將專心著述，此後決無心於仕途，可見其辭意的堅決。根據憲法，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名徵詢立法院同意，行政院長應向立法院負責。至於閣員則係由行政院長提名，因而係向院長負責。行政院長既已辭職，內閣自然解體。

現在，翁文灝辭職已成必然的趨勢，問題是總統准不准。據東南日報十一月六日南京電：「行政院翁文灝堅辭已蒙總統批准」。截至筆者草此文時（九日），翁氏已經五次呈辭，但是辭職照准的消息還沒有發表，目前大家所關心的是繼任的人選究竟是誰？

這幾天，南京的謠言特別多，尤其是關於行政院長的人選，更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據說，翁文灝提出

辭呈後，總統最初屬意張羣，但張是否願作鴻臚，尙難斷言。一般認為張羣不致於出馬，因為翁閣在財經改革失敗後，不曾即時辭職，而又製訂了補充辦法。本來一閣不能執行兩種政策，前閣更不能強迫後閣執行其「遺策」。繼任者當然有其另一看法，而不致接受前任的束縛。因此，只有在現任閣員產生閣揆，才較適合於這個「遺策」的局面。因此，外長王世杰方才返國，被認為最可能的繼任人選，但政院副院長張厲生也不失為「適當」的人物。

另一種說法，認為何應欽組閣也有可能，這原是舊事重提。上面說過，何返國之初，頗有組閣的意向，當時因欲「自由組閣」而告流產。在人望上看，何是較為適當的人選；但內閣的難題是經濟問題，軍人是否能夠解決經濟問題呢？軍人是否願意對付經濟問題呢？何氏是否有此決心來打破當前的難關呢？這就值得推測了。

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於十一月四日由蘭州抵京，聞係應總統之召，討論新疆及對蘇關係等問題，於是，可有人估計到張治中組閣的可能性。也有人推測張治中素有和平使者之稱，他之進京，是否有和談有關。而和談如果有希望的話，張治中的組閣，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但是，在十一月七日的報上，却又有了「孫科可能組閣」的消息，這大概一般人認為立法院既然一再醞釀倒閣，拆翁文灝的台，現在讓孫科來幹，看看有什麼「苗頭」？但是，總統是不是答應，孫科是不是有此勇氣，都是很大的疑問。

現任國民黨中常委邵力子，據說也可能出任為行政院長。邵力子為中國共產黨前身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對於國共兩黨情形了解甚深，所以年來極力主張國共攜手，政協會談時代，邵氏為國民黨代表，奔走不遺餘力，但其忠實于國民黨，却為最高當局所深知，年來息影都門，表面上是投閒置散，實則當局對他頗多依靠，倘可能恢復和談，則起用他出來組閣，也甚可能。

總之，翁文灝的辭職，已是必然的趨勢，胡適亦說：「翁先生可以不幹了」，想來翁氏總不會戀棧，其所以遲遲未見「掛冠」者，當由於繼任人選尙未決定，所以總統加以挽留。但是，繼任人選決非容易決定的，面對着這種軍事、經濟的情勢，有誰敢於出任艱巨呢？雖則稱為「責任內閣」，其實是連一點權力也沒有的，做這個樣子的首相，也並沒有什麼意思。大局如斯，無論何人出任行政院長，也難於扭轉乾坤的。

烽火邊緣的青島

袁逸波

不論青島最近是否被攻，而青島的人民，早已堆滿了滿腹的怨懼和哀愁……

（青島通訊）自從兗州濰縣撤守以後，山東僅有的大城，只有烟台、青島和濟南。最近濟南棄守，烟台自動撤離後，屹立在山東境內的，便只有一個青島了。

這次濟南戰役，和三個月前的濰縣戰事有些相似，據說：這次國軍中除吳化文投共外，還有王耀武綏靖區司令部的作戰處長廖蔚文，也是「匪諜」，他把國軍的一切機密，事前早已密交共方，使國軍在無形中又吃了一個大虧。

至烟台的撤退，據說是最當局的命令，因為烟台在沒有撤退以前，也僅有一個市區和一個海口，不僅在軍事上沒有什麼價值，而且把一部份兵力苦守住那裏也是浪費，所以當上週錦州告急的時候，駐烟台的駐紮第一師旅奉令增援遼南

，但由於交通工具的缺乏，以及民心的惶恐，撤出時人民都爭先恐後，擁擠得不可開交，有的上船時因為過份擁塞，被擠落下海的確實不少，更多的是妻離子散後的大哭小喊。據烟台抵青的難民說：「烟台的物價比青島要便宜二倍還多，麵粉黑市最高不過十七元一袋，在撤退時三元一袋，也沒有人買。」

過去山東的難民，都不約而同的流亡來青島，現在濟南和烟台的難民，還是向青島集中，致使後來已沒有救濟能力的地方當局更傷腦筋，據估計：在青島無家可歸的難民，至少有三十萬人。他們分佈在青島每一角落，只要可以避身的地方，都已擠滿了人，就是公園草坪上也到處可以看到扶老攜幼的露宿者。他們整天在和饑饉寒冷鬥爭，

每一張枯黃憔悴的臉孔，看了都會使人害怕。他們自己沒有辦法生活，政府又沒有力量救濟，等到天寒地凍的時候，這些人不知道又會怎樣？

現在青島市民們對戰局的感覺，好像已有些麻木。自從濟南棄守以後，市民的心理會有一番騷動，但當市上食糧和一切日用品都買不到時，市民的恐懼心理又很快的轉移到目前的生活，就是公務員也不能例外。據這裏民言報的英文版刊載了一條美國合衆社消息說：「中國共產黨已在青島的外圍，構成了包圍的圈子，假若美國陸戰隊撤退，中國共軍可也侵入青島。」另據這裏的小報刊載：共軍不進攻的原因：①避免和美方衝突。②吸收物資。③不論最近青島是否被進攻，而在青島的人民，早已堆積了滿腹的恐懼和哀愁，他們恐懼着今後的生活，哀愁着買不到食糧和油柴，在每個人的心頭上，都被生活壓迫得失去了愉快。



華北會撤退嗎？

劉烈家

傳作蔣將軍說：決定「戰爭最重要的條件是『打』」；
國軍在華北已作到主動找敵人「打」的地步。南京會議的
決策便是繼續打下去。

華北剿總傅宜生將軍在不久之前飛赴張垣視察的前夕，對北平記者們，曾經有過一段從平綏東段關溝戰役說到北方軍事全局的談話，申報駐平記者在這條專電的末尾說：「傅氏并強調兩點：第一，地形等一切條件都是次要的，決定戰爭最重要的條件是『打』；第二、國軍在華北已作到主動找敵人『打』的地步」（廿五日電）。戰爭本是『打』，而這時正當東北之戰額臨尾聲，華北大局驟將急變的頃刻。身負五省兩市最高責任的傅將軍，居然恐怕人們連戰爭本就是『打』也不曉得似的，鄭重予以解釋，這是作甚麼？傅將軍不是無的放矢，這正是傅宜生將軍對於那些主張不『打』而退出華北的人的回答。

雖然，對於國軍上月間重佔營口的消息的估計，有增援東北和撤退東北兩種不同的論調；可是據外電所傳，遠在九月末梢，蔣總統第一次飛臨瀋陽時就已擬好了東西撤退的全盤計劃，并已交給東北剿總那位號稱驅將的衛立煌將軍負責執行。因為在東北戰場上特別是錦州的九十三軍和長春的六十軍變故之後，只有這樣才可拯救瀋陽的二十萬守軍出險，并冀以用之

於華北的傳作義防綏，可是不幸的長春之變，暴露了這如意算盤，匪徒使傳作義無法在華北獲致這二十萬人的有生力量，而相反的是共軍在東北的林彪所部至少可以抽調出三十萬人進關增加了傳作義的負擔，適逢其會的碰上了改幣失敗，狂瀾空前衝擊着人心，于是一個月前在東北出現的課題，此刻又在華北出現。蔣總統和他的嫡系僚屬們不得不重新憧憬那逝去了的黃埔歲月，以中央日報那篇「趕快收拾人心」的社論為代表，委婉地道出了放棄華北，力爭華中，回到華南重新出發做起的主張。這篇社論裏露骨的指出，即使國軍退據長江，憑藉華南的人力物力財力，于事仍然大有可為，并且經由中央社拍發到全國各個報紙刊登。于是，最近謠傳蔣總統不僅決定放棄東北，并將從華北撤退，集中力量防守長江的「謠傳」，便經由北平美聯社播送到全世界，消息像是一陣風，不脛而走。

這時，蔣總統正是駐蹕北平，可是「謠傳」既來，因為蔣總統自己沒有接見記者，因此沒法知道真實情形，但蔣總統「也沒有對謠言辯正」。于是這位記者

的推論便認為「含有合理的因素」。接濟華北撤僑的公告便從英、美、法……等國的領館正式發出。

華北是傅宜生的防區，假如說，蔣總統決定了撤退華北，那便是要命令傅作義向後轉，可是華北的東面，共軍已從榆關擁進，華北的北面，共軍正向長城承德一線壓迫。傅軍起家察綏，可是察省已經玉碎，綏省自包頭棄守以後，歸綏亦四陷包圍；傅軍系出晉閩，可是太原烽火正急，晉閩且難自保。傅宜生的大軍可能還有條退路，這便是穿過共軍的冀魯軍區，南匯華中，屯食徐海，可是老西北軍，地方軍隊，雜牌軍隊……的下場，我又徒使英雄氣短。于是傅將軍直率的喊出：我不退却；我要打——而且，我正是打。這便是前面所說傅將軍對記者們所強調的那兩點。

傅將軍反共立業，是港電所傳和談條款中應與陳辭修同被斥退的死硬派人物，可是論起反共的資歷來，傅將軍之對蔣總統正是如小巫之見大巫。傅將軍的孤忠，深得我心的博得最高當局之贊賞，成了曹兵八十三萬南壓江南時孫仲謀面前的周公瑾。既然決定了打，便應該有一個打的辦法，于是路遠迢迢的西北軍長官張治中將軍便來扮上了過江助陣的諸葛孔明。

張文白的晉京，不少人看成是和的契機，實際上則依然是戰的巢臼。張文白，傅宜生和華中劉總白健生上將在南京所商議的是華北華中全盤戰略的決策，決定是起動西北，繼續打下去。

傅宜生氏的此番南行是收穫極大的：（一）取得

了華北戰場統帥的特權，據點進退，傅氏可以通行決定實施；（二）軍政黨經一元化統歸傅氏掌管；（三）原屬東北剿總的香斌建制經費全交傅氏接攷。歸納權勢實已上凌當年的曾國藩而無不及。

傅將軍在華北曾經獲得過不少的勝利，并且保住了若干最重要的城市，可是這些城市今天差不多都已成了共軍控制區域裏的孤島。合衆社的記者先生甚至把它們比做過去東北的瀋陽長春。陳繼業的南調是說明了傅氏的收穫已經在開花，雖然天津警備司令部陳長捷在天津市參議會上反駁撤退平津的謠言，說是共軍所傳出的消息，并保證平津將成華北軍事基地，并將防禦到底，可是青年軍第二〇八師的移防南京上海區域，已經引起了更多的疑慮。傅氏一貫不以固守據點的挨打戰術為然，在南行所獲的特權下，他並沒有擴大北平的防務，飛機場沒有設防，城外也沒有工事，傅氏從來沒有說過要保衛北平。記得當北平還剛受威脅的時候，他便揮兵西退。天津雖然是華北的出口，可是腸胃已經起了變化的病人，口復何益？保衛北平是歷史的負擔，保衛天津是地理的負擔，在總統官邸連日舉行軍政會議決定實施「總體制」一俾免重犯因顧忌而蒙受失敗的現局，傅氏的收穫，開花而後，是否還要結果？

共軍可能對冀東，晉中同時來次壓力，傅宜生將軍可能翻身察綏，打開一條經由內蒙直通關上的後路，這條西北走廊的打通行將替代那華北腸胃病的出入口岸所在天津碼頭，而西北軍政長官張文白將軍便正是他的嚮導。